

禮

書

通

故

明堂禮通故

禮書第一十五

定海黃以周述

大戴盛德篇明堂者古有之也劉安說管者神農以時
嘗穀祀乎明堂明堂之制有益而無四方以周案如淮
南子說明堂起于神農攷之易傳上古穴居而野處後
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此承上文神
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言之虞翻說後世聖人謂黃帝
是也黃帝作宮室上棟下宇其明堂之權輿與初學記
引黃圖云孝堯議立明堂于長安城南許令爽等議曰
明堂蓋興黃帝堯舜之世與易傳合

管子云黃帝立明臺之議尸子云黃帝行亏合宮史記云濟南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以周案廣雅云堂合殿也明堂本合殿之制故曰合宮中有一殿卽所謂合殿也四面無壁以茅蓋與淮南子有蓋無四方之語亦合

虞書舜格文祖闢四門鄭元說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藝祖同或云文祖藝祖皆宗廟以周案明堂爲宗祀配天之所故曰文祖曰藝祖其周垣闢四門以存古無四方之遺意管子曰堯有衢室衢室者取四達之義亦卽四方無壁之說

攷工記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鄭元云世室者宗廟也魯廟有世室夏度以步令堂脩十四步其廣益以四分脩之一則堂廣十七步半文愷云夏度以步應脩七步山東禮本輒加二七讎校古書並無二字以周案世大也世室室之大者也夏度以步其脩七步與般度以尋堂脩七尋周度以筵堂脩七筵爲制正同五室三四步四三尺鄭元云堂上爲五室象五行也三四步室方也四三尺以益廣也四室方皆三步其廣益之以三尺中室方四步其廣益之以四尺此五室凡堂南北六丈東鹵七丈以周案上曰堂通計其數此曰五

室又析言之三四步四三尺亦析言堂脩二七之數也
以周初說堂脩二七以爲一七步爲堂又一七步爲堂
之餘基與般重屋七尋而周書以爲明堂方一百一十
二尺正同而三四步四三尺終未釋然旣而恩之百王
之道互有損益般之重屋未必不小亏世室曰堂脩二
七自言其堂之脩有十四步廣四脩一者又廣其廣四
分脩之一尋十七步半鄭注可通二七謂二其七其句
恣與下三四步四三尺同例四脩一謂四分脩之一其
句恣與下三之二三之一同例此據世室之全堂爲文
而以四面計之者也堂構旣成乃分四隅爲室是謂五

室室各四步以脩度之四隅室及中室之正堂其內有三箇四步故曰三四步謂三其四步也凡隅室設窗戶其四面有墉墉之地各有三尺以脩度之四隅室及中室之正堂其內有四箇三尺故曰四三尺謂四其三尺也不言廣者廣可由此知也此據世室之四隅爲文而以四方界之若合計其廣脩適合堂脩二七廣四脩一之數矣考文愷以二七之二字爲衍文豈其然乎鄭君疑周之明堂反小亏夏遂疑禮文爲未定之詞而假令之其失一三四步四三尺俱倒記文以言其數其失二云南北六丈東鹵七丈與上文堂脩廣之數不合其失

三後人之說大氏強解記文以就已見愈辨愈鑿不勝
窮詰

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鄭元云九階南面三三面各二
每室四戶八窗盛之言成也以蜃灰堊牆所以飾成宮
室賈公彥云賈馬諸家皆以爲九等階鄭不從者以周
殿堊之夏人卑宮室當一尺之堂爲九等階亏義不可
故爲旁九階也以周案明堂位南面有中階阼階鹵階
之名管子云立三階之上南面而受叟則南面有三階
明甚此與廟寢祇有阼鹵兩階不同也四旁兩夾句謂
明堂四旁有兩夾之隅室此與廟寢東鹵兩夾之制不

甚相遠也。窗白盛大，戴記所云白綴牖是也。凡夾室窗白盛，故文次兩夾下。

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鄭元云：門堂門側之堂取數，正堂令堂如上制，則門堂南北九步二尺，東鹵十一步四尺。爾雅云：門側之堂謂之塾。兩室與門各凡一分。孔廣森云：門堂之左右有室，取堂廣三分之一以爲兩室。俞樾云：堂取數，正堂室亦取數，正室以周案門字句絕。鄭注似有字誤。云門堂門側之堂側當佗中涉下爾雅文而誤。爾雅云：門側之堂謂之塾。當是室三之一。注兩室與門門當佗堂，卽根門側之堂而言。自賈氏佗

疏誤以爾雅文上屬後人遂各以意改之以致文義不通不然三之二爲門之中堂何尋引門側之墜爲証門堂已凡三之二何尋云兩室與門各凡一分顯與記文相違

般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鄭元云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廣九尋七丈二尺也五室各二尋四阿若今四注屋

注今作柱講此據士冠禮疏校

重屋複竿也

以周案夏氏大其室謂之世室般人高其屋謂之重屋世室固不及重屋之高重屋亦不及世室之大此百王損益之常道也必謂般周之堂宜大亏夏豈通論哉曰

堂脩七尋小亏世室矣不言廣者與脩同也四阿鄭注
若今四注屋阿之言下孔晁周書注云四下曰阿與鄭
義同重屋周書謂之重廊謂別設棟以別椽爲複檐也
凡重屋必重棟周書謂之重亢孔注重亢綦棟也亦必
重椽東方朔傳謂之重檠說文檠椽也一說阿棟也義
亦可通

周書明堂方一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
尻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廣四尺窗高四
尺以周案此與般人重屋制合蓋周初明堂承般制而
爲之也般堂脩廣皆五丈六尺其堂基倍之故云明堂

方一百一十二尺攷工記殷堂崇三尺此云四尺者四
古作三積畫之誤也堂之階用納陛文選注引孟康云
納陛者鑿殿基際爲陛不使露也堂基之方一百一十
二尺其高三尺階鑿基內凡六尺與其廣同室凡基之
中除四面階各六尺爲方百尺其室中縱橫七尋實昇
方五十六尺云六十尺者其周初略廣之與此與殷制
甚合沈攸數千載矣幸有隋宇文愷傳藝文類聚王海
諸書引此尙有可攷近孔塹軒又據此以改匠人周明
堂制殊不可信

攷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鹵九筵南北七筵堂

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賈公彥說言室二筵不言東鹵
廣或五室皆方二筵孔穎達說以夏之世室鑿之則周
之明堂亦應中央大圻四角之室但文不具耳以周案
夏曰世室室之至大者也殷曰重屋屋之至高者也周
人用夏氏堂脩二七之制以作寢廟謂之夏屋用殷人
重屋四阿之制以祀天帝謂之明堂夏屋賢其大明堂
賢其高一大一高各有義類後儒疑夏之世室大圻周
遂以堂脩二七之二字爲衍文或又疑周之寢廟大圻
明堂遂謂東鹵九筵東北七筵據一面之堂言是皆強
經就我而不知周監二代各有取義也且明堂太室四

逢東鹵九筵南北七筵較寢廟之室爲大寢廟禘祫亏
室羣主數十明堂以祀五帝而猶嫌其隘乎明堂本止
一堂必分四隅室者以四隅旣分而太室祀五帝之位
乃定非亏四隅室祀四帝也故隅室二筵不嫌其狹李
謚斥記亦非記之疵也并義引明堂月令作東鹵九仞
當爲字譌東鹵九筵南北七筵據四面通言之以明其
全堂之大凡室二筵據四隅別言之以明中室之大
賈疏未是 又案明堂九五之辨堂室之分戶牖之縣
修廣之數眾說淆襍難以備錄惟焦理堂據月令五大
廟之文以解匠人五室左右个爲太廟之左右偏非別

有隅室其說較通明堂小亏路寢之故亦言之綦詳明堂之大在壇墼不在屋後人張大其事語多不經其失與封禪同封禪古禮也自漢人侈其志後世莫敢舉明堂古制也自漢人侈其事後世莫敢行皆議禮者之失也

大戴記盛德篇明堂宮方三百步在近郊近郊三十里韓嬰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洎亏登說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以周案觀禮諸侯觀天子爲宮方三百步明堂之制宜亦同也近郊三十里十字疑衍文洎亏登說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兼用大戴

韓詩兩說天子聽朔于明堂玉藻云聽朔于南門之外則明堂在國之南郊信矣顏師古謂周書敘明堂有應門之制宜近在宮中孫淵如謂在國中其說本諸劉向別錄及說苑修文篇不可信

記月令言聽朔之禮有青陽明堂總章元堂諸太廟及左右个之名鄭元注以匠人五室之制言之左右个即太廟之左右偏而或者分之爲九室又且分之爲十二堂賈恩伯云月令本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並五室青陽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總章左个如此則室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可爲安以周案明

堂必有四隅室而太室祀五帝之位乃分故別稱之曰
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其實同一太室也故又稱之曰太
廟凡廟主亏室諸太廟皆謂當太室祀帝處也故謂之
廟可也謂之室亦可也尙書大傳引用此文而稱青陽
正室明堂正室總章正室元堂正室是也太室雖有四
太廟之分而實一室明堂雖有五室之分而實一堂故
匠人記五室不記四堂也或者不察亏東鹵九筵南北
七筵之中瓜分之爲九室爲十二堂尋無狹隘已甚不
足以享帝聽朔乎左右个爲太廟之左右偏不在隅室
當以鄭注爲正爲鄭學者用賈恩伯說申之亦昧昧

鄭元云月令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禮家好事鈔合之蔡邕云月令文義所說博衍渙遠宜周公所著也周書七十一篇而月令第五十二秦相呂不韋淮南王安皆取之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作或云淮南皆非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于此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汪中云月令之文渙可忿嫉聖人南面聽天下今以天子之圀四時分位在三冬則北面而朝其臣且明堂在郊則是王者終歲野處以周案天子聽朔有二禮一在太廟一在明堂月令所言乃王圀明堂之禮月一告朔雖北面受命于天庸

何傷初非朝臣尻北面其平尻聽朔亏席亦非終歲而野處汪氏所刺者乃注家之失非月令之舛也古有王尻明堂禮其書久逸今可藉以攷見者惟有月令故蔡氏亦稱爲明堂月令然號其禮曰王尻明堂禮是其禮自有異亏平尻之禮也名其令曰明堂月令是其令亦有異亏平時之令也汪氏必據平尻之禮平時之令以相訾磬亦失顧名思義之道矣汪氏論明堂制度亏匠人月令之文無一合既不能通其解而反深爲忿戾焉祇見其不知量也近儒多恣其文而演其說惑矣

觀禮諸侯觀亏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

2
溪四尺加方明亏其上鄭元云四時朝覲受之亏廡此
謂時會殷同也王巡守至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
宮以見之王炎說此卽宗祀明堂天神不可享諸廡故
壇而不屋以周案此方嶽明堂與成周明堂有別鄭注
本明自王氏文獻志以此爲宗祀明堂之制近金輔之
汪容甫竝宗其說非也明堂爲灋天之宮故唐虞時謂
之天府亏天府祀天神禮以義起者又何疑焉

大戴記盛德篇明堂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凡三十

六戶七十二牖明堂月令東鹵九筵

筵今本仝仞譌此依宋本校

南

北七筵九室十二堂蔡邕說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堂以

應辰李謚說太室青陽明堂總章元堂爲五室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攷工記昇之亏五室而謬亏堂之脩廣盛德篇昇之亏戶牖而失之亏九室以周案盛德篇上記九室爲秦制下記十二堂爲漢制二者不同故鄭駁異義云戴記上下顯昇是也蔡邕明堂論誤據秦漢制以爲周禮李謚斥匠人文語多悖晦其說五室外有左右个實亦九室之制與匠人文不同也蔡李兩說竝同盛德文近惠定亨宗蔡氏說作明堂大道錄不足信

盛德篇明堂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外水曰璧雝或以爲

明堂者文王之廟也五經通義云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璧雝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別錄云明堂璧雝宗廟列王宮左右鄭元說太廟在國中明堂在國之陽璧雝靈臺在西郊明堂王祭上帝以文王配猶郊天以后稷配非文王廟也蔡邕云取其宗祀之清兒曰清廟取其正室之兒曰太廟取其尊崇曰太室取其堂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曰璧雝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袁準云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庇而使眾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歿生交錯囚俘截耳瘡流血以干犯鬼神非其禮矣

且夫茅茨采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象
箸玉杯而食亏土簋非其類矣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
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夫宗廟鬼神之祀祭天而
亏人鬼之室非其處也明堂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
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亏天位可也牽天帝
而就人鬼則非義也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
享鬼歲覲之宮璧雍大射養孤之處大學眾學之圀靈
臺望氣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爲非一體也以周
案蔡說清廟卽明堂本盛德記記言明堂蓋之以茅而
春秋傳曰清廟茅屋是明堂卽清廟也清廟者清虛之

二
廟非鬼神所常處也而或者因宗祀文王于此遂以爲
文王廟焉非也蔡說太廟太室卽明堂本月令明堂位
但月令太廟指太室之清廟非謂七廟之太廟明堂位
大廟天子明堂謂魯于大廟瀆其制也周天子立宗廟
于王宮之左營明堂于國之郊顯爲异地蔡說大學璧
雖卽明堂本盛德記大學卽璧雖璧雖之制與明堂同
故漢初台明堂璧雖靈臺謂之三雖亦謂之三宮則三
者各在异地非爲一體亦明矣盛德文未可據也孝尼
難蔡有是有非

盛德記明堂此天子之路寢也宋書禮志云周書清廟

明堂路寢同制鄭元注禮義生亏斯以周案明堂無左
右房路寢無四隅室云同制者亦據大判言之爾合而
一之斯大謬矣

盛德記明堂月令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元說堂上
爲五室象五行木室亏東北火室亏東南金室亏鹵南
水室亏鹵北土室亏中央以周案明堂五室濶五行生
成數合八卦方位鄭意一水生亏乾金而六成之亏坎
故乾爲水室坎爲水堂亏支爲亥子三木生亏艮水而
八成之亏震故艮爲木室震爲木堂亏支爲寅卯二火
生亏巽木而七成之亏離故巽爲火室離爲火堂亏支

為巳午四金生亏坤土而九成之亏兌故坤為金室兌
為金堂亏支為申酉其象如此孔聖軒改易其文殊失
鄭意焦理堂闡發其語亦未得鄭義也盛德記引明堂
月令以九疇言斯乃錯綜之數未可拘泥不然四九之
金夔南位二七之火克鹵方揆之亏義似有刺謬矣

昇義云今禮戴說明堂有九室明堂月令書說四堂十
二室古周禮孝經說明堂五室凡室二筵許慎案今禮
古禮各以其義說無明文以知之鄭元駁云盛德記下
顯與本章昇九室似呂不韋作春秋時說者所益非古
制也四堂十二室字誤本書云九堂十二室周人明堂

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亏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爲之室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以周案鄭君謹守匠人五室之文駁九室十二堂皆非古制此千古不刊之論其注月令仍以匠人五室解之義本先鄭見隋牛因傳而疏家申鄭亏五室外又分四堂是與秦九室同制非鄭意也但鄭謂五帝各有一室此意實誤五帝之祀必在太室非蒼赤白黑四帝各祭四隅之室也且鄭說分祀五帝本亏緯書攷史五帝本紀正義引帝命諡曰五府者唐虞謂之天府祀五帝之所也文祖者赤帝之府周曰明堂神斗者黃帝之府周曰太室顯紀者白帝之府周曰

總章元距者黑帝之府周曰元堂靈府者蒼帝之府周曰青陽據此則祀五帝竝在大庑各正位故太室四正有太庑之名豈謂二筵隅室可容天帝乎書曰王入太室裸凡有裸獻皆亏太室中行之也唐禮儀志云兩漢季秋合饗總亏太室正合古制而後之學者多沿鄭說而未之察

鄭元云明堂位天子負斧依爲斧文屏風亏戶牖之闕皇侃云在明堂中央太室戶牖闕以周案鄭知斧依在戶牖之闕者據覲禮文推之也然覲禮所言爲東鹵房東鹵箱之制故記云几俟亏東箱其戶牖闕爲堂之正

中明堂爲五室之制中央太室卽有戶牖戶尻中牖在
戶之兩旁戶牖闢不尋爲正中故記但言負斧依不言
戶牖闢而鄭注轉以戶牖闢實之失記者之意矣凡諸
侯朝位南北面皆東上東鹵面皆北上記文六戎之國
東面南上南當佗北

鄭元說明堂九階或云十二階以周案九階本亏匠人
而賈馬諸儒以匠人九階爲九等階意亦謂明堂十二
階與明堂十二階蓋秦漢制三禮圖云秦爲九室十二
階

明堂漢孝帝以祀太乙五帝明帝專祀五帝晉孝帝除

五帝坐特祀昊天唐許敬宗之議同唐高后及合祭天地明太祖亦沿其禮以周案明堂太室有五位以祀五帝當依漢明帝制晉摯虞議仲尼稱宗祀文王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且攷郊堂兆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摯虞說是參見郊祀門

唐有司奏季秋大饗五帝各在一室商量不便請依兩漢季秋合饗總于太室以周案明堂祀五帝總在太室古禮然也如五室各饗一帝則文王專配一室義非配五卽以高王兼祀明堂亦是位闕其三

唐禮儀志云明堂大饗古禮鄭元議祀五天帝王肅議祀五行帝貞觀禮依鄭元議祀五天帝顯慶以來新修禮祀昊天上帝以周案五行帝卽五天帝明堂祀五帝鄭王初無異辭而改祀昊天者乃司馬炎之謬制許敬宗之臆說也而宋後儒者多取其言以爲濫何哉

鄭元云祭濫云祖文王宗堯王謂祭五帝五神亏明堂以文堯其配王肅駁云古者祖有功宗有惠祖宗是庶不毀之名非謂配食亏明堂審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亏明堂不尋言宗祀也凡宗者尊也周人旣祖祀庶又尊其祀孰謂祖亏明堂者乎何佟之云孝經是

周公尸攝之禮祭灋是成王反位後所行如王說殷有三祖三宗竝應不毀何故止偁湯契長孫無忌云如鄭說祖宗合爲一祭春秋外傳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祀典也傳言五者故知各是一事非謂祖宗合祭亏明堂也以周案明堂爲祀五帝之天府而宗祀文王以配者公羊傳所謂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也宗字从宀从示說文宀交覆溪屋也示神事也宗祀與上郊祀對文爲義事天亏壇謂之郊郊不屋事帝亏明堂謂之宗宗取溪屋之義朱子曾言之郊宗爲祀天帝之定名與宗廟之祖宗自別詩序我將祀文王亏明

堂也不及武王鄭最信緯緯云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
五帝宗亦未嘗及堯王長孫之難鄭立說甚允終之之
難王非也然王肅訓宗爲尊與上郊祀文例不合郊爲
定名尊爲通稱一實一虛非立文法也 又案崔靈恩
申鄭說文堯皆在明堂之上連衽竝配或說堯王汎配
五帝或說文王配五天帝亏堂上謂之祖堯王配五人
神亏堂下謂之宗說皆乖刺不可通 又案朱子云爲
壇而祭謂之天祭亏屋下而以神祇事之謂之帝朱子
辨天帝雖未確而宗祀取屋祭之義自當阮文達亦主
是說但多牽強言之耳

司馬光呂誨等議觀古帝王自非建邦啟土造有區夏者皆無配天故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惠非不美也然而不敢推以配天避祖宗也近代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上帝此乃誤釋孝經之義而違先王之禮以周案周公配文王于明堂本爲定制以后稷配天推之自見唐宋之君遞以其父配天豈禮意哉司馬之議當矣然司馬等又謂眞宗配享明堂未失古禮斯議亦謬當以錢公輔之議爲允錢說以孔子之心推周公之志則嚴父也以周公之心攝成王之祭則嚴祖也嚴祖嚴父其義一也數語尤足以翼經

受業江陰

張之純

錢榮國全校

宗廟禮通故一

禮書弟一十六

定海黃以周述

何休說質家右宗廟文家左宗廟鄭元說廟在庫門內
雉門外之左陳祥道說宗廟陽也故尻左皆南鄉禮運
仲尼與蜡賓事畢出遊于觀之上檠梁傳女嫁父送之
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諸侯之廟在
闕門內則天子可知戴震云聘禮公出送賓及大門內
周官司儀日出及中門之外廟在中門內明矣以周案
鄭注士冠禮云周左宗廟注祭義云周尙左意亦謂夏
殷尙右也說與何同先鄭說天子五門曰皋雉庫應路

則諸侯三門雉庫路也雉門爲大門螭之響亦祭宗廟
廟在雉門內故出而至觀也雉門有兩觀觀謂之闕不
出闕門已出祭門也祭門卽廟門則廟門在雉門內有
明證矣庫門爲中門廟在治朝之左廟門在中門之左
出廟門至大門必經中門外故司儀曰授幣下出及中
門之外問言欲注疏說廟在大門內未爲不可通也但
以每門每曲之文核之似載說爲長

孫毓云宗廟之制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爲門垣大
祖屍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賈公彥云諸侯五廟大廟
屍中二昭屍東二穆屍鹵周七廟或亦如之以周案宗

廡外為都宮者所以合七廡序昭穆也廡皆橫列賈疏
是孫說雖與賈異而廡必南嚮以象人君之朝二說同
也敖君善說太祖之廡最東高祖而下以次而鹵廡各有大門有中門其謬不待辨又案王

宮三里廡居三分之一尋一里三百步今定廡廣十八
筵計二十七步說詳宮室門七廡竝列計一百八十九
步尙餘一百一十一步可為堂下餘地及廡闕巷道近人
攷廡制者拘守伏傳堂廣九維之說七乘之尋三百十
五步卽不加餘地巷道已不能容亏是有宗孫毓之說
者有謂周止五廡文武世室在別地者胥失之矣

禮賓入大門後有每門每曲揖乃及廡門鄭元云周左

宗廟入外門將東曲指直廟將北曲又指賈公彥說諸侯大廟尻中二昭尻東二穆尻鹵廟皆別門門外兩旁有隔牆隔牆有閤門東行經三門乃至太祖廟門中則相逼入門則相遠是以每門皆有曲有曲卽相指朱熹云入門曲而東有閤門又曲而北有都宮門乃至祖廟胡匡憲云聘禮云賓入門左又云公揖入下乃云及廟門則揖入在大門之內廟門之外可知蓋入雉門矣賈以爲廟在大門內東則賓旣入門左何以又云公揖入耶金鶚云廟在中門內賓客之入必歷外門中門而後及廟故尋有每門每門爲庫雉二門賈以爲閤門誤每

曲謂入雉門之後折而向東是爲一曲直廂門折而北是又一曲曲不屬于門賈以爲門皆有曲又誤以周案士祇二門廂在大門內故士冠禮賓入大門之後曰每曲揖不言每門其東入廂亦祇一閤門也諸侯有路庫雉三門其廂在中門內故司儀諸公相爲賓及諸公之臣相爲國客于及廂皆言每門聘禮于入大門後亦云每門每曲揖爲自大門至廂有及中門揖又東及閤門揖也鄭準士冠禮以爲諸侯之廂亦在大門內似無每門可言故疏家下屬每曲爲義以爲門皆有曲明經因每曲而及每門也又以司儀義不主曲亦曰每門則

必非祇一閤門因謂廟各有閤門東行經三閤門乃至太廟朱子知太廟南自有門不由鹵二廟入而閤門又祇有一弓是取孫毓說以爲又有都宮門都宮門實廟門與經每門之文在入廟門前不合金氏又以閤門不見經傳遂以每門爲大門中門與經每門之文在入大門後又不合其實寢廟相通必有一門無可疑也

鄭元云宗廟路寢制如明堂孔穎達云明堂位云太廟天子明堂魯之太廟如明堂則知天子太廟亦如明堂也覲禮朝諸侯在文王廟而記云几俟弓東箱者是記人之說誤耳以周案明堂祀五帝故四達無壁宗廟一

廟一主似無須如明堂之四達爾雅室有東鹵箱曰廟
是東鹵明有牆矣明堂位云太廟天子明堂明堂有四
隅室而無左右房如果全仿其制則下文何云夫人副
禘立亏房中乎天子受覲禮在文王廟記云几俟亏東
箱則廟有左右箱之制矣經云天子設斧依亏戶牖之
闕則廟之太室亦東戶鹵牖之制矣孔疏以記爲誤豈
經亦爲誤乎然鄭注之言本亏周書路寢制如明堂伏
生書傳言之矣宗廟制如明堂亦可依伏傳路寢制言
之傳云三分其廣以其二爲內內者中央之太室也凡
經所言室之在北檐者皆小惟天子廟制室居中央如

明堂獨大爲之故稱太室書曰王入太室禋是也魯之太廟如天子故春秋書太室屋壞其廟之北楹以後分東房鹵房北堂亦如明堂伏傳所謂東房鹵房北堂各三之一是也此則廟制之仿于明堂者說詳宮室門

又案大戴盛德篇云或以爲明堂者文王之廟馬融盧植蔡邕潁容王肅皆宗其說袁準辨之已暢說詳明堂學禮二門

馬融云太室廟中之夾室服虔云太室屋太廟之上屋也以周案明堂位曰複廟重檐天子之廟飾也注複廟重屋也服云上屋卽重屋天子廟制中爲太室太室之

上有重屋魯廟同天子制故服注左傳大室屋云大廟之上屋公榮經作世室世大義通傳以爲伯禽廟左氏家說以爲大祖廟總之兩廟同制也馬氏以天子廟制如諸侯路寢其注書太室以爲夾室殊非周用殷重屋之制以爲明堂又用夏世室之制以爲宗廟其所異者中有東鹵箱南無兩隅室及窗牖之多少而已後有圖以明之

石渠論白虎論竝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尹夏始盧植云曾子問七廟無虛主禮器王制繫梁傳天子七廟皆據周言鄭元云周制七者太祖及文武二祧與親廟

四般則六廟契及湯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王肅之徒云商書已言七世之廟則天子立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也以周案禮言王者立始祖四親廟此定制也商以契湯而有六周以后稷文武而有七其一祖者止立五廟故呂覽論大引商書云五世之廟可以觀怪怪者鬼也蓋五廟通制爾佗偽書者改爲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說者謂觀德亏七廟之外誤矣 又案小記言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此通制也商周世爲諸侯以契稷爲始祖及其旣爲天子禮不可易其始祖相仍不改其後商祖

湯以契爲祖之所自出周祖文武以稷爲文武所自出
其禘祭行之亏祖所自出之廟而以其祖配之解者乃
謂行禘亏其祖之廟而祭其祖所自出之嚳不顯與經
文悖乎禘嚳爲郊禘祖所自出爲廟禘二者固不可
提也說詳肆獻裸饋食同後世之君多由崛起而議禮
之臣又拘執商周有契稷之祖嚳爲比附如曹魏之祖
虞舜字文周之祖神農又或姑推上世之祖不論功德
如唐之祖景皇宋之祖僖祖豈有合亏禮意哉

鄭元說周制七廟太祖及文武二祧與親廟四王肅云
天子七廟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爲二祧并始祖及

親廟四爲七周之文武受命之王非常廟之數凡七廟皆不侑周禮器云禮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今使天子諸侯立廟竝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張融云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四親廟用七人姜嫄廟用一人適蠡若夏加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何以云七廟無虛主故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繫梁及小記爲枝葉韋元成石渠論白虎通爲證論七廟斥言元說爲長以周案漢韋元

成等議云周之所以有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石渠論白虎論竝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是卽鄭說所本也王肅據劉歆說謂文武非常廟之數然劉歆據王制繫梁傳以爲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與韋元成二昭二穆文武世室及太祖廟而七之說異其云宗不在正廟數中者舉殷三宗斥言周成王而謂文武受命之王亦如三宗不在七廟正數此王肅之臆說劉歆無此言也文武受命之王當與成湯同例比之三宗守成之君擬不亏倫矣且謂祭及高祖之祖父是親廟有六矣不

悖亏小記立四廟之文乎亏三昭三穆之上又加文武
二世室是有四昭四穆合太祖之廟而九矣不又悖王
制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之文乎先君子儆居集云祭
瀛言諸侯五廟之制祖考廟不月祭指始封君之祖考
無大功德者言之方始封時月祭及三親廟不如天子
之月祭五廟享嘗及五廟不及天子之祭七廟其後始
封之君爲太祖則月祭祖考廟王考廟其皇考廟
顯考廟同亏天子之二祧諸侯有賢者卽以二祧爲世
室是以魯有魯公之廟武公之廟擬文武二世室天子
諸侯之分如此則王肅疑鄭君言天子之四親廟無以

異于諸侯其說非也國語有日祭月祀時享之文日祭者忌日之祭月祀者薦新之祀時享者祠禴嘗烝之享祭澍云天子享嘗及二祧鄭君注以享嘗即時祭然則四時之祭上及二祧既祭文武之主二祧中之主亦必祭之攷禘之禮祧廟之主與各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禘則太祖廟之遷主合食太祖文王以下之穆主合食于文世室武王以下之昭主合食于武世室其未立世室之時四親廟之主分昭穆而合食于二祧時祭各祭于其廟與禘禘不同而兼及遷主則同王肅疑天子之廟依鄭注止祭四親而不及高祖以上其說又非也

記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
廟匡衡云天序五行人親五廟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
世不墮繼別以下五廟而遷韋元成云立親廟四親親
也親盡而迭毀鄭元云四廟高祖以下與始祖而五王
肅云受命之王故立四廟劉敞云此有脫文當云諸侯
及其太祖而立四廟以周案此記文承上喪服而言見
廟制緣服制而起也匡韋兩說湊合記文以五爲九上
殺親畢之義爲鄭注所本王肅謂天子祭及高祖之祖
父是立六廟非四廟矣而因以四廟爲受命王之制是
遁闕也劉氏改經尤爲無忌憚者

記言廟制有據一代之禮者有參合古制者有從太祖
已正位言者有溯其未正位之辨言者祭灋言天子諸
侯大夫之廟制與諸書异而實相通說者不察妄加肆
駁以周案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立太廟二世室
其或無遠祖可祖則宜以始受命爲始祖而始受命之
祭其祖考亦當立考王皇顯祖五廟皆月祭之其親盡
之主亦立二祧之廟分昭穆祔之享嘗乃止此溯其始
而言之立七廟以昭定制也從其後而言之遞遷其主
亦毋容增廟五世而後受命王尸祖考廟乃正始祖之
位百世不遷其餘爲嗣王四親廟親盡亦迭遷亏二祧

皆合祔之不公壇墀而受命王所祭無功德之考若祖
太祧爲壇所祧無功德親盡之主太壇爲墀有禱則陳
其主亏壇墀而祭之無禱則止仍藏其主亏后室祧無
專廟合而祔之而已壇墀之主不合祔亏祧畱而藏之
而已此損益古制盡美盡善以爲後王濫者也而諸說
之駁斥祭濫之文者不一皆緣解者之誤解非記文有
誤也

一云祖考卽始祖始祖百世不遷而今亏諸侯大夫有
太祖爲壇之文非祖德宗功之義以周案祭濫所謂祖
考者乃始祖上之無功德者也非謂有功德之始祖可

太而在壇也

一云王制言天子諸侯大夫皆立太祖今不及太祖而立五世之祖考非追遠歸厚之義以周案王制所云從太祖已正位後言之祭灋所云溯太祖未正位時言之義不相悖而實相足

一云二祧卽文武之廟祭止享嘗非尊祖敬宗之義且文武百世不遷者不尋云太祧爲壇以周案天子特立二廟亏太祖之下四親之上而此二廟不尋有高曾祖禰之稱又不可以無名因以其世數之遠也謂之遠廟又以其本在祧遷之別謂之二祧遠廟爲祧有二祧係

始受命者之親盡遠祖亦溯其壽而言不舉據文武已正位後以難之也

一云太祧爲壇太祖爲壇晉張融曾疑爲衰世之法以周案馬氏文獻通攷秦氏五禮通攷皆惑于融說先君子曰始封君宜正太祖之位則太祖以上之主有當遞遷石室者矣是太祖爲壇之例也太祧者亦謂失位之主耳在周如不窋以下是也非謂周之享嘗專祭文武而祧廟中如成康之主亦太公之而祭于壇也

一云太祧爲壇有禱則祭無禱則止與大禘升毀廟主之文不合故鄭有禘乃祭之之說以救之實非記意以

周案祭灋所云壇墠之主係始受命者之親盡無服之遠祖也既以始受命爲始祖而始祖上之遠祖可合祭于始祖廟而逆祀之乎抑順祀之而屬始祖之尊于下位乎俱未見其可也鄭注祫乃祭之實害記意非以救記之失

一云自官師不冝與士大夫同祀其祖庶人不秀不爲士大夫而親歿卽爲無祀之鬼必非先王制禮之意以周案士大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祭則于廟薦則于寢祭咨所云乃是廟制祭典故不及寢薦之禮非謂制不冝廟祭遂并不薦程子謂高祖有服不可不祭大夫士

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此
通論也先儒不知無廟者仍薦亏寢因謂大夫士祭不
及高曾無以申孝子慈孫之情馬氏通考謂古今异宜
古有宗泐大夫士隍亏禮不祭高曾而高曾之祭自有
宗子司之元未嘗廢如其說宗子昇祭高曾其禮反隆
亏別子亦不尋其說而強爲之辭也秦氏通考從萬充
宗說謂大夫廟止亏三其四親有專廟合廟之分更屬
杜撰廟無二主曾子問已明言之廟各有名祭泐尤明
著之設可合二主三主亏一廟將名其廟爲何廟乎

國語展禽言四代禘郊祖宗報之五禮記祭灋本之鄭

元說祭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有虞氏以上尙德禘郊
祖宗用有德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之王肅云祖
宗是廟不毀之名如鄭義則孝經當言祖祀文王弓明
堂何佟之云如王說殷有三祖三宗竝應不毀何故止
僞湯契以周案禘郊不必其祖宗旣謂之祖宗矣則必
用其姓也虞夏同祖顓頊者左傳云陳顓頊之族檮杌
顓頊之不才子陳卽舜後檮杌卽鯀則舜禹同出顓頊
矣舜之宗堯亦以情同父子不尋因此遂疑祖宗猶非
用其姓也且柳下言禘郊祖宗報五者國之祀典也如
謂合祭明堂曰祖宗則五祀止尋其四矣鄭義非也祖

宗是宗廟不祧之名殷三宗卽桀下所謂報是也終之不昇以此難王

昇義云匡衡說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古文尙書說經傳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春秋公羊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鄭元不駁以周案劉歆云天子七廟七者其正濫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周公爲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劉氏此說甚明王者建國右社左廟其地各一區而不可踰故宗廟有常數惟受命王及四

親廟餘不尋與也若殷三宗周成宣後世宗其德而別立廟以報祭之劉氏謂不在正躋數中是也凡報必有廟特不在宮寢左與正廟竝爾

展禽言虞報幕夏報杼商報上甲微周報高圉太王以周案三宗祖甲亦商之所報也姜嫄亞圉成王宣王亦周之所報也凡報必有特廟魯頌閟宮毛傳以爲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左傳故念高圉亞圉賈逵杜虔以爲周人不毀其廟而報祭之王子朝之亂單子盟百官亏平宮杜預以爲平王庶時尙在則成王宣王亦必有宮矣特無見文爾馬融說高圉亞圉周人所報而不立廟匡

衡說成王宣王皆以時毀豈其然乎

記明堂位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以周案魯無武世室武公之廟止僂武宮成六年公羊傳云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明堂位文多後人驛入不可信也春秋書世室屋壞檠梁傳云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周公僂太廟魯公僂世室羣公僂宮如魯有兩世室春秋當別白書之如桓宮僖宮之例矣

舊說遷主所藏曰祧祧主藏而不立以周案自古廟主藏于室之鹵壁埒中故公羊傳謂梲主曰藏主此不獨祧主然也祧主亦設立特合祧之無專廟云爾豈曰藏

其主而不立也藏主不立乃壇墠之制不可以之說祧主也自祧禮不明而廟制難復東漢以來皆用同堂異室之制非皆因陋就簡也自謂五世卽遷毀主不立幾同無祀之鬼亏心有不忍也貢禹韋元成諸儒攷定廟制其功不可沒而謂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穆主遷亏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廢而爲虛宜爲劉歆所駁也祧之言超也超上亏宗廟合祔亏夾室稱之曰廟祧尊之曰宗祧亏四時修享嘗之儀亏享嘗飭勦聖之職亏五季修祫祭之禮亏祫祭見合會之榮此生順死安而禮義不愆者也

鄭元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太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于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于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王肅說祧親盡之廟以周案據周官守祧文祧殺于廟經傳中有俾廟爲祧者如聘禮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及左傳所云先君之祧豐氏之祧皆賓主引以自謙之辭非以祖廟藏祧主遂昇祧其祖廟也昭元季傳曰其敬愛豐氏之祧時豐氏爲大夫止及二世襄九年傳曰君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服注云曾祖之廟曰祧祭法孔疏申其義時冠于衛成公之廟成公是衛今君之曾祖曰祧是祧非必親

盞祖廟之名也

盧植云二祧謂文武鄭元云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
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王肅云遠廟曰祧親盡
之上猶存二廟也如鄭說是爲三祧何祭灋云有二祧
貢朱熹云武王時后稷爲太祖而祖紺尻昭之北廟大
王尻穆之北廟王季尻昭之南廟文王尻穆之南廟猶
爲五廟也至成王時則祖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祔至康
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成王祔當云大王自此以上
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于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
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于鹵北謂之

文世室亏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至其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亏東北謂之武世室亏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爲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亏文世室昭之祧者藏亏武世室而不復存亏太廟矣以周案周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黜陟之先王爲廟先公爲祧周之廟制當定自周公周公爲成王立四親廟又作二祧豫爲文武二世室地蓋廟制一成之後不可復變必非周初立五廟至穆昭二王又增文武世室中庸篇曰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

公以天子之禮此周公立七廟之義證也時太王王季

祔四親廟故追王之此守祧先王曰廟之義證也

案追王之

事大傳屬之武王中庸屬之周公蓋武王已追王太王王季至周公追改廟號以爲廟祧之分故守祧云然鄭注以爲武王追王周公改葬殊有未安跋百季之朽壤飾四世之枯骨度非周公所出許氏駁之矣亞圉祖紺先公之主時祔二祧不追王不偁廟此守祧先公曰祧之義證也先王親先公疏故有修除黜陟之別其後其王之世文武祔二祧卽定爲二世室則黜陟之祧改爲修除之廟矣而文武以上之祧主不辱下入子孫之廟故又祧亏太廟之夾室二祧云者溯其始而言也文王二世室據其後而言也溯其始而言謂之二祧無

三祧之名據其後而言謂之世室并無二祧之名且二祧非止存高祖之祖父凡親盡以上之主皆與焉如王肅說是周禮以守祧名職僅守此高祖之祖父二主其餘盡公祧爲壇墠則所祭祇及六世餘爲無祀之鬼矣豈禮也哉毛大可謂四親廟外別立一廟以藏遷主謂之遷廟更鑿

昇義云禮祭灋天子有遠廟曰祧將祧而公之故曰祧公祧曰壇公壇曰墠皆藏于祖廟有事則禱無事則止以周案公祧公壇之主仍藏祖廟許君說是則祧主宜有別矣舊說祧主藏而不立與公壇墠之主同可知其

謬

許宗彥云曾子問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遷廟卽祧也載二祧以行五廟如故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并五廟皆虛主故夫子指其失言當七廟之中其正廟之五廟不可虛主也當七廟句五廟無虛主又句自虛主者以下爲更端乃兼諸侯言之馬昭張融誤讀七廟五廟連文後人以天子諸侯分釋之至欲據爲祧廟在七廟外之證非也以周案許氏說廟祧之制以爲天子五廟一祖四親又建遠廟二祧以藏親盡之遷主二祧雖文武亦迭遷祭法所謂祖文王宗武王者祖宗不關廟

祧之制遂肆駁韋元成劉歆鄭康成文武廟不毀之說以爲祧者遷廟乃以爲不遷之廟名實相乖不知周之明堂雖有文王廟之說未聞有文王主卽有文王主未必兼有武王主古人一廟一主其二主同廟者惟下土一廟有然耳且古言文世室武世室明文武各一室矣謂明堂一太室中有兩世室可乎其說祖宗亏明堂已不可通則舊說天子七廟有文武二世室其言可廢乎祭法遠廟爲祧有二祧據始受命王而言故二祧可太而之壇之墀及文武已正世室自百世不遷故謂之文世室武世室許氏乃謂文武卽有受命之德亦不能不

爲周之毀宗斯言出何經典邪其解曾子問此條義尙可通故錄之然亦不可泥七廟中五廟無虛主亦據初有遷主而言故下曾子又有無遷主之問若其七世八世以後遷主已多雖師行載遷主而七廟皆無虛主矣則舊說以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無虛主分說義亦無妨也

周官修祧黝堊梁傳云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土黹以周案禮家舊說黝黑而堊白范甯說黝堊皆黑與禮家違爾雅地黝而牆堊徐邈說黝黑柱堊白壁與雅訓又戾惠半農從范徐說謂黝堊不獨飾牆與地兼以飾

楹魯莊丹楹春秋書而非之則庶飾不以丹也朱門洞
達當陽之邑鬼神尚幽故宜黝堊揆之經義殊有未安
庶曰修飾祧曰黝堊則庶飾必有异亏黝堊可知也釋
經賢當無取立异

周官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灑之事祭祀修寢大器復
亏大寢小寢鄭元云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惟
祧無寢詩曰寢廟繹繹相連兪前曰廟後曰寢小寢高
祖以下始祖曰太寢焦循云若祧與五廟並別而祧獨
無寢何以成制則二祧與五廟必非一地也洪頤煊云
廟寢各自爲垣故廟七寢五不相連背寢南廟北有衛

左傳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寢在道北是其證以周案周
初正廟五故五寢二祧無寢可也及文武正位世室似
不尋無寢其有薦享豈圻亏太寢與 又案閼宮詩路
寢孔碩新廟弈弈寢謂廟寢上曰寢下曰廟互文亦雅
路大也路寢大寢也大寢者始祖之廟寢此注其証也
先言始祖之大寢後及閼公之新廟與上章后稷親而
先后帝同義詩箋不及此注爲長注引詩寢廟繹繹獨
斷呂覽注續漢志作寢廟弈弈蓋三家詩有合二句爲
一句而寢爲廟寢尤顯矣

廟

受業江陰吳聘珍
鄭族安舒全校

宗廟禮通故二

禮書第一十六

定海黃以周述

異義云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以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楸古周禮說虞主用桑練主用楸無夏后氏以松之事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鄭元無駁以周案說詳巽祭阿

白虎通義云主用木方尺或云長尺二寸五經通義五經異義竝云主之制正方竄中央以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皆刻諡弓背以周案公羊何注說同通義蓋有所授之也白虎通言主長短不言天子諸侯

之異文略云穹中央以達四方者亏面背左右各開孔達中央御覽引禮記外傳云廡主四向孔穴午達相通此之謂也唐及金元俱準是式或說背面亦開孔似非制梁疏廡信所引衛次仲說卽衛宏漢舊儀文有脫誤詳見續漢志劉注此本漢制爲說與古不合明代禮家多用程子伊川主式亦不古

廡信從衛宏漢儀說宗廡主皆用桌祭訖納亏鹵壁埒

中續志注引佗大室鹵牆壁埒中六尺一寸當祀則設座亏埒下

據通典賀循引如此梁疏廡信所引云去地一尺六寸無末句高堂隆從馮君章句

說正廡之主各藏太室鹵壁之中遷廡之主亏太祖太

室北壁之中擊虞決疑云庑主藏于戶外鹵壚之中

類聚

引作北壚
茲依通典

有石函中笥以盛主孔穎達云庑北壁內

爲石室以藏木主以周案正庑之主藏太室鹵壁白虎
論亦同漢師本無異說孔疏以爲在北壁非遷庑之主
據通典高堂隆語馮君章句但言藏大祖北壁中不言
太室是馮君之意謂在兩夾之北壚也高堂以爲堂上
無藏主似亦非

惠士奇云庑有石室室中有祔有壘祔爲石函則壘爲
木笥矣以周案說文祔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宗石室據
此祔卽石室之主石室亦曰石函非二物惠氏誤以壁

坎當石室反致疑左傳徙祏反祏之文非也司巫曰祭祀則其匱主及道布是匱亏祭時設之平時在石函無匱此沿擊虞而誤

記曲禮搢之廟立之主曰帝崔靈恩說是爲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者錄以爲濃呂大臨云史記載夏殷之王皆以帝名蓋殷人祔廟稱帝至周有諡始不稱帝以周案崔氏據漢制言當從呂說史索隱引譙周說夏殷之禮生稱王死廟主皆有帝名配之此呂說所本聞之師云此書所謂殷禮陟配天也古史紀帝王之卒曰陟配天謂稱帝鄭注所謂同之天神

拜義云今春秋公羊說卿大夫士非有土子民之君不
尋祫享序昭穆故無木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菴
謹案左氏傳曰衛孔悝反祫于鹵圃祫石主也言大夫
以石爲主今山陽民俗祭皆以石爲主鄭元駁云大夫
士無昭穆不尋有主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
特性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爲菴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
文孔悝之反祫有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爲之主耳主者
神象也孝子既菴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惟
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尊卑之銓也卿大夫無主
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以周案魏徐

逸王肅以爲大夫士有主皆由重推之後魏清河王懌
議云孔悝反祔載之左史饋食設主箸亏逸禮公羊傳
大夫間君之器攝主而往今以爲攝神斂主不暇待徹
祭也後儒以大夫士有主者說不出此鄭君以少牢特
牲二禮有尸不言主士虞禮有重不言主故從公羊家
說以爲大夫士無主文二季公羊注引士虞記曰桑主
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蓋爲祔祫時別昭穆也上二句
逸禮記文下句卽公羊家說然據逸記文士自有主矣
彼云卿大夫士非有土子民之君無主明有土子民之
大夫士固有主也且大夫士有于祫之祭亦非不序昭

穆郊特牲直祭祝亏主鄭注謂薦輒時如特牲少牢饋
食之爲則大夫士之饋食自有祝主之事矣攷直祭卽
饗禮特牲饋食拜妥尸後有祝饗之文士虞載祝饗禮
云佐食取黍稷祭亏苴祝祝注引或說苴主道此卽公
羊家士結茅爲菑之義蓋大夫士有士子民者祝亏主
其非有士子民者祝亏苴與古者祭有獻酬酢嘏之禮
主無能爲也故立尸以代之尸恆有事主恆無事惟恆
有事故少牢特牲二禮記之特詳惟恆無事故亏直祭
祝之其位而已餘無見焉

鄭元云小宗伯辨庶祧之昭穆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

曰穆孔廣森云昭左也穆右也人道尙左神道尙右廟祧之位當先三穆後三昭又冢人墓地亦以昭穆爲左右而謂先昭後穆尋無亏地道尊右之義尤未協與文王僭穆武王僭昭二祧竝立百世不毀若以昭先穆是周之諸王無不子先亏父矣以周案左昭右穆據人子入廟助祭爲文若以始祖坐向而言其父曰昭居右其子曰穆居左正合神道尙右之義經言昭穆不言穆昭以此其後子孫各以昭穆之班祔自爲尊卑又不以昭穆爲尊卑如新死者入昭廟與其父竝別四親豈亦可謂尊亏穆席乎文王僭穆武王僭昭其舊班本如此非

周公欲先文王而穆之也孔說泥矣

何洵直云古者葬祔以其班祫以其班爲尸及賜諡以其班故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說者謂庶次與世次不同故昭穆遷徙無常位右可移左左可移右不知庶次雖遷惟昭穆之班一定不移左氏載富辰之語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郤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邲晉應韓苴之穆也宮之奇謂太伯虞仲爲太王之昭虢仲虢叔爲王季之穆夫文王太王其子對父皆稱昭也王季其子對父皆稱穆其爲子一也對父或稱昭或稱穆知昭穆爲定班而庶次世次未始異也以周案何氏所闢

陸佃說也陸氏泥于昭尊穆卑之說新灰者必入穆廟
附一主而先代昭穆畢亂朱子謂宗廟之制但以左右
爲昭穆不以昭穆爲尊卑蓋廟有門垣足以各全其尊
故也

春秋文公二季躋僖公左傳云子雖齊聖不先父會公
羊傳云先禰而後祖縶梁傳云先親而後祖何休說僖
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亏文公亦猶祖也范
甯說親謂僖祖謂莊賈公彥說兄灰弟及俱爲君則以
兄弟爲昭穆以其弟已爲臣臣子一例則如父子故別
昭穆也萬斯同說王侯之家臣子一例當其生也既可

以諸父昆弟爲臣則其次也豈不可以諸父昆弟爲子
今文公躋僖于閔上是躋禰于祖上矣故公羊縈梁左
氏以祖禰父子言也以周案王侯之家盡臣諸父昆弟
不尋以士大夫家法相例爲之臣者爲之子嗣其統者
當禰其君臣子一例君父同敬無所异也其庶次之迭
遷亦如眞高曾祖禰之制故外傳躋僖公弗綦曰明爲
昭其次爲穆卽以昭穆言之朱子禘祫議周九廟圖祧
廟議竝以兄弟爲昭穆是也晉賀循議殷之般庚不序
陽甲之廟而上繼先君以弟不繼兄故也莊述祖駁之
云般庚亏陽甲臣也亏其先君庶也禮大傳曰族人不

尋以其戚戚君位也是般庚固不尋以其弟戚陽甲矣
亏其生也以臣事之亏其終也以弟祭之禮乎禮庶子
不祭郊特牲曰諸侯不敢祖天子般庚不繼陽甲且不
敢祖其先君矣若之何舍所後而繼先君以禰庸哉且
兄弟相代非受之亏父也不繼所後而繼先君是無所
受也無所受者篡也有為此說者蔑所後之君而陷其
君亏大惡皆尋臯聖人之經者也莊氏此論嚴且正矣
然猶惑亏何休杜預閔僖兄弟同昭穆之說以爲諸侯
五廟祭必及其高祖抑知閔公祔廟僖公已不能及高
祖矣而謂文公必合祔僖閔而不祧高祖乎設或如晉

元帝以從父繼從子必祭及其高曾則豫章潁川之主
毀者復還還而又毀直兒戲之事非嚴事之道也范注
之謬疏已闢之

昇義云公羊董仲舒說躋僖公逆祀小惡也左氏說爲
大惡許慎謹案同左氏說鄭元駁云兄弟無相後之道
登僖公主亏閔公主上不順爲小惡也以周案許蓋主
閔僖異昭穆之說故以爲大惡鄭則主兄弟同昭穆之
說故以爲小惡當以許義爲長漢季議殤帝順帝之次
周舉呂勃皆以爲兄弟同昭穆虞成遵時王之制以爲
言非古也近凌曉樓申何注以爲臣子一例此自施之

亏服制必不可通之亏廡制殊不愬公羊此文爲服制
 發邪抑爲廡制發邪阿注連傳近時說家法之大弊漢
 可慨也

昇義云禮戴記郊特牲云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匡衡說支庶不敢薦其禰下土諸侯不敢專祖
 弓王古春秋左氏說天子之子以上德爲諸侯者昇祀
 所自出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左傳宋祖帝乙鄭祖
 厲王猶上祖也又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以其
 有先君之主公子爲大夫所食采邑亦自立所自出宗
 廟準禮公子昇祖先君公孫不昇祖諸侯謹案周公以

上德封于魯，魯郊天，兼用四代之禮樂，知亦魯祖天子。諸侯有魯祖天子者，知大夫亦魯祖諸侯，以周案鄭注郊特牲云：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廟，周官祭僕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鄭注云：王所不與，謂同姓有先王之廟是。許鄭同義，然鄭亦謂有先王廟，百不云祖天子。

賈逵杜預說左傳：魯爲諸姬臨于周廟，爲邠凡蔣茅肱祭，臨于周公之廟。周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孔穎達云：凡始封之君不魯立，出王之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

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此皆特賜非禮之正林喬蔭林昌彝等說周命魯爲文王之大宗鄭爲厲王之大宗以統先王之諸子自不尋不以先王臨之故命立其廟記云諸侯不敢祖天子爲王子所同而魯鄭之尋祖天子爲王子之爲大宗者所獨諸侯之公子亦然故魯僖宗國季氏亦僭宗卿以周案卷服傳曰公子不尋禘先君公孫不尋祖諸侯與戴記文同戴記又曰公廟之設亏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三桓立桓公廟論語三家之堂謂桓廟也魯之有周廟者注家以爲周公自出之文王廟申之者又據祭僕文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

禽都家亦如之鄭注謂同姓有先王廟是當時亦不獨
魯有宣王封鄭桓公立厲王廟實仿周初舊制殊不愆
魯以周公爲太廟伯禽爲世室雖有周廟未嘗敢祖文
王鄭有厲王廟亦併周廟見昭十八年傳亦未嘗敢祖
厲王其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不過時人牽說以明子
不先父食之義其實鄭自祖桓公宋當祖契湯如果鄭
祖厲王則厲王廟當併大廟何以鄭人救火曰使祝史
徙主祔于周廟乎諸侯尋祖天子者惟二王之後其餘
同姓後卽有先王廟不在五廟之列別之曰周廟固不
以爲太祖也知諸侯不敢祖天子而三家之祖桓公其

非禮自明矣

周官都宗人掌都宗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于國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亦然而祭僕職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鄭眾云王之所不與謂非郊廟尊祭祀也卿自祭其先祖則賜之禽鄭元云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王子弟則立其祖王之庶孔穎達云周制王子有功德出封者尋廟祀所出之王故魯與鄭皆有周廟惠士奇云都家立祖王廟起于東遷之後濫觴于春秋通行于戰國秦末之間宗人所掌之祭祀曰宗祀非先王之庶也康成謂都山川

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其說近之九皇六十四民皆上古無名號之君絕世無後周有都宗人家宗人主其祀焉春秋鄭公孫黑肱有疾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般以少牢所謂宗人者家宗人也司農謂都家自祭其祖尋之以周案邑有先君廟曰都故曰都宗祀然其廟時王因事特建未必王子弟之祖王也家祭祀不曰宗先鄭謂公卿自祭其祖是也家祭給鮮饗亦賜禽後儒據鄭此注王子弟有祖王廟反有疑亏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諸侯之文大謬惠氏矯之必謂春秋以崙都無先王廟亦未盡是

孔穎達云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太祖當此君
之身不畀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始封君之子畀立
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太公
之屬初封則畀立五廟從諸侯禮也陳祥道云王者始
受命所立不過四廟諸侯初封蓋亦廟止高祖而已謂
畀立五廟無是理也以周案北魏書禮志王延業議文
王世子五廟之孫鄭注云實四廟而言五廟者容高祖
爲始封君之子明始封之君在四世之外正位太祖乃
畀備五廟之孫若未有太祖已祀五世則鄭無爲釋高
祖爲始封君之子也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

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注云言至子孫則初未備也此又顯在緯籍區別若斯者也盧觀議諸侯有祖考廟祭五世之禮曾子問曰廟無虛主虛主惟四祖考不與焉明太祖之廟必不空置且天子逆加二祧畧併爲七諸侯預立太祖何爲不畧爲五乎孫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假八世天子乃畧事七六世諸侯方通祭五推情準理不其謬乎以周謂周七廟之制定自周公必非至七世子孫始有其制祭法諸侯五廟有太祖爲壇之文是諸侯始封亦預立五廟權升太祖廟遞遷而遞毀之也王延業之說主亏緯文盧觀之

說合于經義陳氏禮書用王延業議敖君善因謂始封君之時其祖考廟在故家不可上及于爲臣者毛大可用孔疏又以爲諸侯祖廟有三等一如王者之後始封時五廟皆實一如齊楚之類立四親廟是虛一而實四一如鄭之尋祀父厲王而餘四親皆天子諸侯不敢祖俱虛其廟是虛四而實一此等謬說固不待辨

鄭元云大夫之太祖謂別子始裔者大傳云別子爲祖謂此雖非別子始裔者亦然孔穎達云雖非別子始裔者亦然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爲大夫中間廢退至其遠世子孫始尋裔命者則以爲太祖別子不尋爲太

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昇竅命者後世始昇竅命自
昇爲太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爲大夫者及他國
之臣初來仕爲大夫者亦昇爲太祖以周案孔疏第三
條是第二條身既不昇竅命又何別子之稱第一條遠
世子孫有以己之功德始昇竅命者或可不以別子爲
太祖其以先德昇竅命者仍當以別子爲太祖也

孔穎達云王制所言皆殷制故雖非別子亦昇立太祖
之廟若周制別子始竅其後昇立別子爲太祖若非別
子之後雖爲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
不昇立始竅者爲太祖故鄭荅趙商問云祭法周禮王

制或以夏殷禘以周案祭法所言爲始齋大夫者未正
太祖之位故三廟無太祖王制所言爲始齋大夫者已
正太祖之位故三廟有太祖鄭志以爲夏殷周禮之異
未是孔疏謂非別子後不尋立始齋者爲太祖夏謬

異義云公羊說未踰季君有子則書葬立廟無子則不
書葬恩無所錄也左氏說臣之奉君悉心盡恩不尋緣
君父有子則爲立廟無子則廢許慎謹案禮云臣不殤
君子不殤父君無子而不爲立廟是背義棄禮舉之大
者也鄭元駁云未踰季君者如魯子般子惡是也皆不
備公書卒弗謚不成亏君也廟者當序亏昭穆不成亏

君則何廟之立凡無廟者爲壇祭之近漢諸幼少之帝
尙皆不廟祭而祭亏陵云臯之重者此何故不舉殤者
十九向下未踰季之君未必未冠引殤欲以何明也孫
毓五禮駁云其幼冲紹位未踰季而殤者依漢舊制不
別亏宗廟四時祭祀亏寢而已以周案莊二十八季何
注云未踰季之君臣下無服故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
葬云無子不廟者有子則其子嗣立其父雖未踰季當
廟序昭穆其說可通至晉又以無子不廟之例施之皇
子斯謬矣

通典云晉中山王睦乞依六蓼之祀皋陶杞鄆之祀相

立廟劉熹等議王制諸侯五廟是其立始祖爲嫡統承重一人尋立祖禰之廟羣弟雖並爲諸侯未尋立荀顗議宜各尋立廟虞喜曰始封之君其父非諸侯尊同體敵無所爲厭並立禰廟恩情兩申荀議是也若始封諸子又別封爲諸侯諸侯尊同故不復各立此則公子爲諸侯不尋立禰廟也若宗子與庶子位俱爲士禰已有廟無爲重設與公子爲諸侯不立禰廟同若尊卑不同則已恩尋施並祭無嫌使大夫之後有庶子爲諸侯者當上祭四代四代之弟不尋復祭若當尊尊則大夫太祖爲廢其祀以此推之明尋兼祭一者恩尋申隨代而

毀一者繼太祖百代不替也使蔚之謂大夫士尊不相
絕必宗嫡而立宗故特加齊衰三月之服曾子問宗子
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鄭云賢祿重
宗也至諸侯尊絕大夫不昇以太牢祭卿大夫之家是
以經無諸侯爲宗服文則知諸侯尊宗各自祭也諸侯
別子封爲國君亦昇各祭四代諸侯旣不就祭不可終
身不昇享其祖考或疑神不兩享舉魯鄭祭文祖厲足
以塞矣以周案以古禮言庾說最當若後世有封裔不
建國兄弟同在一處依劉議亦可通虞謂大夫廢太祖
祀過泥

毛詩傳云闕宮闕閉也先妣姜嫄之廟在周常閉而無事孟仲子曰是祿宮也鄭箋云闕神也僖公承衰亂之政上新姜嫄之廟以周案姜嫄廟在周爲別宮箋據下新廟以爲在魯傳意末章先路寢後新廟似非其次故以閼公廟解之周官隸僕注引作寢廟繹繹亦不爲姜嫄廟當從毛祿宮別一義祿天神非姜嫄

孔穎達云小記姜祔于姜祖姑則中一以上而祔是祔高祖之妾也下文云姜母不世祭則姜無廟今乃祔及高祖者當爲壇祔之徐乾學云姜母無廟于子祭于孫止安所尋祖姜之廟而祔之祖姜且無廟安所尋高

祖之妾乎唯是卽寢立尸設當祔者之主與新歿者共
祭之也以周案妾不尋有庶茲有妾祖姑者容妾祖姑
之子有爲君者此槩梁傳所謂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
者也亏子祭亏孫止卽不世祭之義然祭不世庶非遽
毀也云中一以上而祔是妾之庶亦及五世矣自何注
公羊有妾庶子歿則廢之說則妾無妾祖姑之庶可祔
庾蔚之亏是有爲壇而祔之貳說孔疏沿之徐氏知壇
祔之不典遂謂直祔亏其寢

公羊傳云考仲子之宮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隱爲
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槩梁傳云考者成之也成之爲

夫人也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亏
子祭亏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陳
傅良云仲子之宮別廟也古者妾祔亏妾祖姑無妾祖
姑則易牲而祔亏女君別廟非禮也汪克寬云隱公立
宮以祭庶母遂啟後世追尊皆援春秋考宮之義聖人
特書以箸失禮之始以周案漢韋元成曰古者制禮別
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尊配會則薦亏寢身沒而
已匡衡曰禮公子不尊爲母信爲後則亏子祭亏孫止
晉臧燾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稱夫人經
言考仲子之宮若配會惠廟則宮無緣別築焉漢孝文

孝昭太后祭于寢園不配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
母安帝祖母順帝之母亦祭于陵寢不配章安二帝義
同陽秋漢晉之議適庶名分者皆據公榮爲說汪氏乃
謂啟後世追尊之漸失經義矣宗廟非適不尊配食但
薦于寢惟其子有爲君者尊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
祭至公孫則祭止而宮不遽毀故公子之後有妾者亦
尊祔于其宮小記所謂妾祔于妾祖姑也則中一以上
而祔是也若特起爲卿大夫既無妾祖姑廟則惟易牲
而祔于女君而已女君者適妻也陳氏據小記文以駁
公榮亦未是秦氏通考以爲妾不世祭是適子指父妾

之無子者言非指有子而爲君者斯說亦非適子與尊者一體卽父妾之有子者不爲立廟而況無子之妾安有立廟之禮凌曉樓公羊禮說云妾子在則立廟祭之至孫則毀其廟而祔于妾祖姑如其說妾至其孫毀其廟則其妾祖姑已早無廟于何祔之或又引庾蔚之爲壇祭之之說以通之然祭壇有之祔壇之說于經未聞也

江熙議皇子雖有廟然無子不立廟故詔使立後烝嘗之祀稱皇帝有命命某繼嗣沈寂議皇子依如大夫禮應立後權爲行廟先行廟告嗣而後迎繼嗣之身案禮

君薨嗣子生太祝裨冕告亏廟既葬嗣子生祝告亏廟
明夫宗廟者神靈之所宅是以存亡吉凶必先告亏廟
豈有繼絕傳祀滅告生之義庾蔚之議嗣子以無子不
廟台有嗣乃立廟耶告生者是先自有廟不尋引以爲
例以周案古者未踰季之君尙不立廟何況太子祭法
王下祭殤鄭注云祭適殤亏廟之奧曾子問宗子爲殤
而歿庶子弗爲後鄭注云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
穆立之廟其祭之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是則適
子之殤祭之亏祖廟之奧不別立廟也無子不廟爲未
踰季之君例皇子雖有子亦不廟庾駿沈議是

盧辯說大戴諸侯遷廟謂亏練而後遷也以周案此諸
侯徙都之遷廟禮非祥練之遷廟也故篇內有服元乘
車下大溝渠諸文如以爲祥練遷廟禮亏諸文皆不通
新廟旣成其舊廟不可毀主亦不能去其迎精而之新
廟者惟先君之衣服耳故一再曰奉衣服簠衣服奉以
迎其神尊以安其神也說詳罍祭門

鄧族
從子

家來
家光
全校